

从遮蔽到显现：数字资本主义的生态感知批判

黄文彦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收稿日期：2026年4月20日；录用日期：2026年5月11日；发布日期：2026年5月22日

摘要

数字资本主义通过技术叙事将自然从人的感性经验中“后台化”，使生态危机内化为感知危机。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生态感知批判揭示这一遮蔽机制并探索解蔽之道。从理论奠基看，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揭示了资本逻辑对人与自然感性互动的异化；数字资本则以“数据主义”替代生态真实性、以“界面沉浸”割裂身体与自然的直接关联、以“加速循环”透支生态边界，实现了对生态感知的“生产性遮蔽”。从实践路径看，通过价值筑基、制度保障、技术赋能让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型技术从资本增殖的“遮蔽者”转变为生态感知的“显现者”，最终指向数字时代“见山见水”的感性复归。

关键词

生态感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数字资本主义，遮蔽与显现

From Concealment to Revelation: A Critique of the Ecological Perception of Digital Capitalism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Wenyan Huang

School of Marxism,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Received: April 20, 2026; accepted: May 11, 2026; published: May 22, 2026

Abstract

Digital capitalism uses technological narratives to “push nature into the background” of human sensory experience, thereby internalizing the ecological crisis as a crisis of perception. A critique of ecological perceptio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reveals this mechanism

of concealment and explores pathways to its unveiling. From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Marx's theory of "material transformation" reveals how the logic of capital alienates the sensuous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digital capital, in turn, replaces ecological authenticity with "dataism," severs the direct connection between the body and nature through "interface immersion," and overdraws ecological boundaries via "accelerated circulation," thereby achieving a "productive concealment" of ecological percep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al pathways, by establishing a value foundation, providing institutional safeguards, and enabling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new technologies—represent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can be transformed from "veilers"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into "revealers" of ecological perception, ultimately pointing toward a sensuous return to "seeing mountains and waters" in the digital age.

Keywords

Ecological Perception, Modernization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Digital Capitalism, Veiling and Unveiling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数智时代，技术越来越多地展示出自己作为特殊的自然力和天然的一面，而这种“天然”却是以对真实自然感知的遮蔽为代价的。我们对技术的经验如此熟悉，以至于“忽视了对这种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由技术构造的生态系统进行批判性反思的需要” ([1], p. 3)。界面之“前”纯净流畅，界面之“后”的生态代价却被遮蔽。数字资本主义的悖论在于：技术越宣称使人“摆脱”自然，人对自然的实际依赖就越深、越隐蔽。中国式现代化在生态领域的理论探索正是对这一悖论的自觉回应。当人与自然的本源关联被技术黑箱与资本逻辑遮蔽，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必须深入人的感性存在与生态体验层面。

生态感知特指人作为“具身的主体”在与自然环境的直接或间接互动中，所形成的那些前反思的、身体性的、充满情感与价值意蕴的感性经验。它源于现象学传统，尤其是梅洛-庞蒂对身体图式与知觉现象学的阐发，强调感知总是“通过身体”并“在世界中”发生的。在人与自然的关联中，生态感知意味着对季节变迁的身体记忆、对土地肥力的触觉经验、对水源清浊的直观判断、对风吹叶落的情感共鸣。这种感知不是对自然的中立观察，而是一种“投入的”、“关切的”存在方式。本文以马克思异化理论为逻辑起点，展开对数字资本主义生态感知遮蔽的批判，激活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系统思维，构建兼具批判性与建设性的分析框架，探索生态感知从“遮蔽”走向“显现”的解蔽之道。

2. 理论奠基：从劳动异化到生态感知异化

2.1. 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及其生态感知意涵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劳动界定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 ([2], p. 207)过程。物质变换不仅是物质和能量的代谢，更是人与自然的感性互动。这一过程中，人既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又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存在物” [3]，人形成了对自然的生态感知，包括对季节变迁的身体记忆、对土地肥力的触觉经验、对水源清浊的直观判断。劳动因此不仅是经济行为，更是感知建构行为，其以人自身的“身体的自然力”去唤醒、塑造和感知外部自然这一“无机的身体” ([4], p. 161)，即“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

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4], p. 162)。人在作用于自然的同时,也在塑造自身感性,锻造“感受音乐的耳朵、感受形式美的眼睛”的主体能力,这种直接的、身体性的感知构成了我们与世界最基本的“具身关系”,即“我-世界”的关系([4], p. 48)。

从历史维度审视,异化劳动是扭曲人与自然感性互动的根源。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不再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4], p. 162),而沦为资本增殖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以及在他之外的自然界……同人相异化”([4], p. 163)。当劳动被剥夺自由自觉的属性,人沦为工具时,其感官变得“麻木”与“愚钝”,无法以“人的方式”感知世界[5]。“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正像人对人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自然的关系”([4], p. 184)。当劳动不再是生命活动的自由展现,人与自然之间的感性联结便陷入深沉的麻木与遗忘。

从逻辑维度深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抽象化”与“符号化”遮蔽了人与自然感性互动。资本的本性在于“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6], p. 389),将自然从“无机的身体”异化为可无限榨取的价值载体。资本逻辑以交换价值的普遍化取代使用价值的多样性,使“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7], p. 307)被符号化,而充满生命律动的自然则在符号狂欢中被遮蔽。“忧心忡忡的穷人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7], p. 306),人不再以“人的方式”感知自然,而以“资本的人格化”将其还原为可量化的交换价值。

2.2. 从劳动异化到技术异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中介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4], p. 191),实际上蕴含了一种感性现象学的萌芽。劳动不仅是物质变换,更是感性经验的生成过程。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主要聚焦于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而技术作为生产的中介因素,其异化效应在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得到了系统阐发。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出“物化”概念,指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不仅物化了人与人的关系,更使得人的活动、能力乃至意识都沦为可计算、可量化的物[8]。这种物化意识使得人无法感知自身活动的整体性后果,这正是生态感知遮蔽的认识论源头。马尔库塞则在《单向度的人》中进一步揭示了技术理性的统治逻辑: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理性不仅支配了生产,更支配了人的需求、快乐和思维方式,使人丧失了否定性、超越性的向度[9]。技术不再是中立的手段,而成为新的意识形态,将人对自然的征服美化为进步,却遮蔽了征服背后的破坏与异化。如果说马克思揭示了资本如何通过劳动异化遮蔽了人与自然的感性互动,那么卢卡奇和马尔库塞则揭示了技术如何作为一种独立的异化力量,从生产领域渗透到日常生活和意识结构之中。数字资本正是这一技术异化的最新形态:它以算法的“客观性”、数据的“透明性”、界面的“便捷性”包装自身,使生态代价更深地被掩埋在“技术-资本”复合体的运行逻辑之下。

2.3. 数字资本的“物质性”基础与技术现象学视角下的生态感知中介

如果说工业资本主义对生态感知的遮蔽主要表现为劳动者在肉体劳动中的“无暇感受”,那么数字资本主义则以更隐蔽的方式完成了生态感知的悬置。人与技术的关系并非中性,而是具有结构性的“放大”“缩小”效应。任何“具身关系”在“放大”或增强我们某方面能力的同时,必然“缩小”或削弱我们对其他维度的感知([1], p. 83)。数字资本的生产与消费,看似是“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6], p. 286),游离于物质世界之外,实则深嵌于对自然资源的系统性攫取之中。在技术理性统治下,“现实被还原成它的物理数学结构”,真理仅仅成为“由可测量或可计算的要素”所规定的东西[10]。数字资本并未取消物质变换,而是将其“远程化”“碎片化”“隐匿化”。其一,数字资本以“非物质劳动”和“虚拟经济”的表象,遮蔽了其赖以生存的“物质性”基础。数字资本对自然资源的掠夺中,

自然不再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被感知，而沦为资本增殖链条上沉默的原材料供应者。其二，数字资本的生态遮蔽本质上是“数据主义”[11]意识形态的运作，它用数据的“透明性”替代了生态的“真实性”。数据主义将世界还原为可计算的信息，使“物”失去了其不可还原的“他性”[12]。自然物本具有超越数据的质性深度，数据主义却将这种交织整体拆解为可量化、可传输的信息单元，使自然沦为算法的“认知对象”而非人的“生活世界”。为使数据能迁移，数据必须经历“去背景化”和“重新背景化”的包装[13]，在这一过程中，数据最初生产时的生态代价被从数据中剥离，用户检索时只能看到被精心包装后的“洁净”结果，而无法感知数据背后真实的生态成本。

3. 核心批判：数字资本主义如何“生产”生态感知的虚无？

3.1. 隐形的生态链：从数据原料到硬件耗材

数字资本的本质“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不仅包含着阶级关系……它是一种运动，是一个经过各个不同阶段的循环过程”([2], p. 122)，其非静止的“物”，而是一场永不停歇的、全球性的价值增殖运动。

其一，数字资本主义将“数据”塑造为“新石油”，制造了原料非实体化的假象。石油之为石油，在于它作为自然物质从地下被开采、提炼、消耗的全过程；而数据被塑造为“新石油”，却试图让人们相信它可以脱离物质载体而独立存在。马克思曾言：“一个物可以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在这个物不是以劳动为中介而对人有用的情况下就是这样。”([2], p. 54)数字资本的生产、传输、存储，无一不依赖实体的硬件基础设施和巨大的能源消耗。然而数字资本主义却将这些“不以劳动为中介”的自然物与生命活动强行转化为价值增殖链条中的“免费原材料”，把数据包装成“非物质、无重量、零消耗”的虚拟资源。用户感知到的是“分享”“连接”“便利”，却感知不到自己的生命与自然正在被当作免费的矿藏来开采。当人们将认知功能“卸载”到数字终端时，生态代价也从用户的感知中被同步“卸载”。由此形成第一重生态感知虚无，自然和生命的完整“产品性”被消解，我们失去了感知它们作为独立、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的能力。

其二，数字资本通过拉长产业链条、空间布局全球分散，将生态代价从用户的感性体验中系统性抹除。“产品作为生产资料进入新的劳动过程，也就丧失产品的性质。它们只是作为活劳动的物质因素起作用。”([2], p. 215)数字资本主义虽以“信息流”取代了传统商品运输的表象，但其硬件制造、能源输送、全球布线等物质基础仍遵循着物质流通的规律。而用户只看到货币与数据的循环(G-W-G')，却看不见背后贯穿生产与生态损耗的资本循环(P...P)。这种对物质性的“遗忘”是现代化进程中一种普遍的“祛魅”，它将充满生命律动的自然景观贬值为可被无限分割和利用的“资源”，从而切断了人与大地之间原初的、情感性的精神联结。用户沉浸在数字体验中，形成“对环境的无意识”[14]，难以感知每一次点击背后的环境成本。这便是第二重生态感知虚无，即我们被引导去感知硬件是“消费品”，却感知不到它一旦进入数字资本循环，便沦为资本自我增殖过程中被消耗、磨损、抛弃的物质因素。

3.2. 虚拟化的生存：从“在世的存在”到“在线的存在”

数字资本主义通过重塑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制造出一种全新的生存形态，即将人从具身的、地域性的“在世的存在”([15], p. 88)，转变为去身化的、虚拟的“在线的存在”。马克思指出，“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它们就必须结合起来”([16], p. 44)。在数字资本主义中，劳动对象不再是自然的物质，而是“人的自身”；生产资料不再是作用于自然的工具，而是作用于人的数据系统。当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不再需要身体与物质世界的直接互动，而通过指尖与屏幕的微小接触面完成时，自然作为传统劳动过程中那个隐性的“第三者”，其生态感知被逐步抽离。

首先，数字资本主义“在家即可完成一切”模式，表面上是赋予个体前所未有的便利，实则将人的身体固定于狭小的室内空间，切断了身体与自然环境的感性联结。马克思在分析资本流通时指出，“资本在流通领域内，总是要通过 W-G 和 G-W 这两个对立的阶段……资本的流通时间也分成两个部分” ([16], p. 143)。数字资本主义将人的生存困于 W-G-W 的流通幻象之中，使人脱离生产过程与自然的直接接触。用户只经历“商品 - 货币 - 商品”的虚拟循环。数字界面也使我们脱离了自然的节律，人不再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在世的在存在”，而是沦为“在屏的存在”，其触觉、嗅觉、温度感等与生态相关的感知能力在持续的“界面沉浸”中逐渐退化。

其次，劳动资料形态从物质工具向数据界面的转变，这种“技术具身感知”本质是身体缺席的“虚拟在场”。马克思深刻指出，“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 ([2], p. 210)。在传统劳动过程中，劳动资料是“上手” ([15], p. 91)的用具，它融入身体图式，成为人与物质世界互动的透明中介。人在使用劳动资料的过程中，同时感知着用具本身、用具所加工的质料及这些质料所来源的自然世界，即具身的、有位置的、嵌入物质关联中的“在世的在存在”存在方式。在数字资本主义中，劳动资料转变为以“界面”为核心的复杂技术装置。我们与世界的关联被这个界面所中介，我们首先面对的是界面本身，而非它所呈现的世界。由此，劳动被简化为指尖的微动作，人从“自然改造者”退化为“界面操作员”，人与世界的关联不再是“通过用具加工质料” ([15], p. 90)，而是“通过界面消费信息”；世界不再是需要操劳的“周围世界”，而是需要浏览的“图像世界”。

3.3. 加速的循环：从物质循环到欲望加速

固定资本在数字时代发生了形态转变，从有形的机器、厂房，扩展为数据中心等数字基础设施，算法与平台架构这类“固定的、被固定在资本形式中的知识力量”，甚至用户的注意力、情感反应机制也被实质性地“固定”为资本长期剥削的对象，使资本周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加速效率，也使产品寿命的人为缩短与生态代价的感知遮蔽成为可能。

其一，数字资本主义将资本周转的内在逻辑从物质生产领域推向了欲望生产领域，在个体内部制造出永久性的“供给 - 需求”差额。“资本的循环，不是当作孤立的过程，而是当作周期性的过程时，叫作资本的周转” ([16], p. 174)。资本周转的本质是通过缩短生产与流通时间，在单位时间内实现更多剩余价值。数字资本主义将这一逻辑从物质生产领域推向欲望生产本身。算法不断推送“你应该成为的样子”，制造“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之间的永恒落差。每一次购买，都不仅是对一个需求的满足，更是对一系列新需求的开启，欲望的满足本身成为生产新欲望的契机。然而，用户只看见“便捷升级”的界面，却看不见周转背后的生态透支，即每一次周转的加速，都意味着资源消耗的加速与废弃物排放的加速。主体被置于一种永久性、结构性的“不够感”之中，对抗性从阶级间转移到了个体与自身欲望间。当这种生态透支被隐藏在光滑的数字界面之后，使主体逐步失去感知自身与自然物质基础之有机联系的能力。

其二，数字固定资本的形态转变，使资本周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加速效率，并导致产品寿命的人为缩短，加速自然资源的消耗与生态破坏。这种加速循环得以可能，关键在于固定资本形态的当代转型。马克思在分析固定资本时强调，“固定资本的独特的流通，引起独特的周转……它的价值转化为货币，是和作为它的价值承担者的商品蜕化为货币同时进行的” ([16], p. 182)。在传统工业中，固定资本的价值是分期转移的，其物理寿命决定了周转的边界。但在数字资本主义中，资本刻意缩短其电子产品等的使用寿命，通过计划性淘汰和符号贬值，将“长期固定资本”转化为“快速流动资本”。算法作为“固定的、被固定在资本形式中的知识力量”，在商品尚未被生产出来时，就已经完成了欲望的捕获与货币的转化。于是，固定资本的“独特的周转”表现为对主体时间性的殖民，即欲望的“生产 - 满足 - 失效”周期被压缩到毫秒级，主体在永恒的“兴奋 - 倦怠”循环中，失去了进行深度反思与历史性思考的心理空间。

4. 解蔽之道：以中国式现代化重构数字时代生态感知的显现路径

4.1. 价值筑基：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重构生态感知的认知框架

数字资本主义的生态遮蔽源于资本逻辑支配下的人类中心主义与工具理性的膨胀。解蔽之首务在于确立新的价值坐标，以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重塑人对自然的认知。首先，从“征服”到“共生”，确立生态感知的“元价值”。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西方现代化“征服自然”的逻辑，明确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标，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外在的“对象性”关系推进到内在的“生命体”关系，要求人类“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这种“共生”而非“征服”的价值转向，构成了我们批判和超越数字资本主义生态虚无主义的“元价值”，为重建人与自然的情感联结提供遵循。其次，从“祛魅”到“返魅”，激活传统生态智慧的系统感知。数字资本以冰冷的数据和界面将自然“祛魅”，而中华传统生态智慧则为自然“返魅”提供了深厚的文化资源。中国传统技术哲学强调“道法自然”，其核心是“使技术活动顺应自然，与自然事物的演化发展协调一致”[17]。无论是道家“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18]的物我交融，还是儒家“曾点之乐”中“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19]的生命意趣，都体现了人与自然的深度感知与情感交融。这种“天人合一”的系统思维，跳出了西方“主客二分”的线性思维，构建起以生态感知为根基的认知模式。它强调从“生生之美”中体悟万物关联，从“取用有度”中践行生态节律，从而校正数字资本对生态代价的“去背景化”剥离，让自然从抽象的数据流重新“显现”为“可感的生命整体”[20]。

4.2. 制度保障：将生态感知纳入美丽中国数字化治理体系

价值的引领需要制度的刚性支撑。数字资本的“遮蔽”是系统性行为，其解蔽也必须依赖系统性的制度回应。应借鉴“美丽中国数字化治理体系”与“数字生态文明”的理念，构建一套使生态成本“前台化”的保障机制。其一，建立“生态成本可视化”的强制信息披露制度。数字资本通过拉长产业链条、空间分散布局，将生态代价从用户的感性体验中系统性抹除，破解之道在于强制“显现”。政府和行业组织应牵头，强制要求数字平台、硬件制造商等，对其产品和服务的全生命周期碳足迹进行核算与披露，形成类似“生态成本单”或“营养标签”的标准化信息。如在用户终端的设置中增设“生态足迹”查看功能，实时显示播放一小时视频所对应的能耗与碳排放估算值。当后台代价前台化，用户才有可能从“无意识”的消费者转变为“有意识”的感知者。第二，完善公众“环境参与”的数字化渠道与反馈机制。生态感知的唤醒离不开公众的主动参与，应建立国家级的生态环境大数据平台，并开发轻量化的移动交互应用。该平台不仅要开放数据，更要形成“感知-数据-反馈-行动”的闭环。公众既可实时查看所在区域的环境质量，也可便捷上报身边的生态问题，推广“碳账户”、“生态积分”等激励机制，将个人的低碳行为转化为可感知、可兑换的权益。当人重新获得与自然直接感知的能力，能够在山水之间体悟“万物生意”[21]，当日常生活的“微行动”与宏大的碳中和目标形成具身联结，生态便从抽象的概念内化为“不虑而知”的自觉。

4.3. 技术赋能：创造“以人为本”的 AI 驱动型生态文化新形态

面对人工智能这一新技术形态，关键在于如何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规制下，将 AI 从资本增殖的“遮蔽者”改造为生态感知的“显现者”，创造一种人机协同的新型生态文化。其一，从“感知遮蔽”到“感知增强”，开发基于 AR/VR 的生态感知智能中介。数字资本通过“界面沉浸”割裂了身体与自然的直接关联，而 AI 同样可以反向运用，成为生态感知的“唤醒者”与“增强器”。利用物联网、大数据分析，可将抽象的能源消耗、碳排放等生态成本，转化为可视、可感、可交互的感知信息[22]，使原本隐

身的生态链条重新进入人的感知世界。如开发一款公益性质的“生态感知”APP，用户用手机摄像头对准任意一款电子产品，应用便通过图像识别和大数据链接，在屏幕上叠加显示其预估的碳足迹、稀有金属来源、可回收部件等信息。这种AR技术将抽象的生命周期评价数据，转化为“一目了然”的感性体验，使技术从遮蔽生态代价的黑箱，转变为揭示生态真相的窗口。其二，从“文化遮蔽”到“文化活化”，构建生态智慧的数字孪生与传播平台。数字资本主义使传统文化智慧被边缘化、碎片化，而AI技术则可能成为“活化”传统的利器。运用数字孪生与知识图谱技术，可将典籍中“取之有时、用之有度”的生态智慧以及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敬畏自然”的生态观转化为互动式数字博物馆、沉浸式VR体验内容，使原本零散、易逝的生态生活经验和自然文化观念以数字形式保存，并通过图像、音频、动画等多媒体形式进入人们的日常视听体验，让都市青年在数字空间中“亲历”古人与天地共振的节律，感受“天人合一”的意境。这一“中华传统生态智慧数字化工程”应被纳入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作为“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文化基础设施，使传统智慧不再是故纸堆里的陈列，而是活态的、可感知的文化资源。其三，从“虚拟替代”到“感知延伸”，创造AI驱动的新型生态文化感知界面。生成式人工智能使文化创作能够在开放性的语义空间中展开跨界想象，为生态文化的创新发展提供了突破既有表达形式的技术支点，但数字资本却将其征用为制造“超真实”幻境的工具，用拟像替代真实自然，进一步加剧了感知的虚无。破局之道在于反向运用，使AI成为自然感知的“延伸”而非“替代”。通过智能算法、沉浸交互与虚拟现实技术，可以构建“绿色元宇宙”、智能生态园区等新型文化场景。当人工智能从资本增殖的“幻境制造者”转变为生态感知的“延伸界面”，当虚拟现实从麻痹感知的“精神鸦片”转变为唤醒生态情感的“启蒙之桥”，技术便不再是自然的对立面，而成为人与自然“诗意栖居”的中介。但技术赋能并非无远弗届，AI作为解蔽工具本身内嵌着重返遮蔽的风险。一是AI自身的“物质性”代价。训练大模型、运行算法消耗巨量电力和水资源，硬件更新换代遵循数字资本的“加速循环”，其生产与废弃本身就是生态破坏的重要来源。若不加核算与披露，AI的光鲜界面将掩盖其自身生态足迹。二是技术中介过度使用可能加剧“离身”危机。AR/VR若使用不当，可能导致“拟像依赖”，即人们习惯于通过屏幕“感知”自然，反而削弱亲身走进山川田野的意愿。技术应是通往真实自然的“桥梁”，而非替代“终点”。设计应遵循“最小中介”与“指向真实”原则，如APP鼓励信息获取后付诸行动，VR体验定位为激发户外探索欲的“引子”。技术的最终目标是“自我扬弃”，引导用户放下设备，走向真实自然。三是警惕“技术解决方案主义”陷阱。生态感知遮蔽的根源在于资本对无限增殖的追求。只有坚持将技术运用置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引领与“美丽中国”的制度规制之中，技术才能真正从“遮蔽者”转变为生态感知的“显现者”。

基金项目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美丽中国背景下广东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生态文明观的研究——基于粤东西北五十个村的调查”(202510574007)。

参考文献

- [1] 唐·伊德. 技术与生活世界: 从伊甸园到尘世[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 [2]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 [3] 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324.
- [4] 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5] 赫伯特·马尔库塞. 审美之维[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132.
- [6] 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 [7] 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 [8]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69.
- [9] 赫伯特·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 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150.
- [10] 赫伯特·马尔库塞. 哲学、精神分析与解放——马尔库塞文集(第五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 186.
- [11] 韩炳哲. 精神政治学[M].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19: 137.
- [12] 韩炳哲. 透明社会[M].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19: 76.
- [13] 萨宾娜·莱奥内利. 如何在大数据时代研究生命: 从哲学的观点看[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4: 59.
- [14] 徐磊青, 杨公侠. 环境心理学——环境、知觉和行为[M].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2: 33.
- [15]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 [16] 马克思. 资本论(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 [17] 王前. “道”“技”之间: 中国文化背景的技术哲学[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47.
- [18] 张默生. 庄子新释[M].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7: 64.
- [19] 陈树德. 论语集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8: 802.
- [20] 黄正泉. 文化生态学[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176-177.
- [21] 程颢. 二程遗书[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0: 165.
- [22] 陈翠芳. 生态文明视野下科技生态化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5.